



有关董鼎山先生的二三事

唐宝民

董鼎山先生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,在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。近日读了他撰写的两本书,发现他还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人。

中国人喜欢攀附祖宗,在介绍自己家世的时候,总喜欢把自己的家族与历史上某个豪门贵族绑在一起,以此来炫耀自己名门之后的身份。但董鼎山先生却不是这样,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家庭出身算不上是望族,也谈不上是耕读之家,只能算是小商人或是小业主。对于其他人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光环,他也不予承认:“我经常看到夸大我身世的报道,是把我家和别的宁波董家混为一谈了。比如,有的人说当年‘徐志摩的大学校长,扫盲先驱董景安’是我家直系亲属,其实他跟我家没有丝毫关系。我在网上也曾偶然看到一篇题名‘百年董宅’的博客,感到非常好奇。此文声称是记述兄弟作家董鼎山、董乐山的家族历史的。许多有关我的上代祖先事迹,读完了连我自己也对之一片

茫然。我不知那位化名的作家是从哪里挖掘出材料的,抑或怀疑此人是杜撰。”

胡适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,因爆得大名,所以便引来许多虚荣心极强的人的攀附,这些人一有机会便大谈特谈自己与胡适的“亲密”关系,以此来满足虚荣心。董鼎山先生与胡适也曾有过交往,但他从来不拿自己与胡适的关系进行炫耀,他在书中老实地写道:“青年时期,我阅读广泛,常读到有人在文章里大肆宣称自己与胡适相识,甚至以一句‘我的朋友胡适之’自夸,这句话也成为文坛嘲讽的谈资。我是后辈,虽曾与胡适吃过饭,谈过天,绝不敢自称‘我的朋友胡适之’。”

董鼎山先生是严肃的学者,他所出的书,也是严肃的,正如他本人的性格一样。因此,他对某些畅销书颇有微词,并表现出了不屑与这些畅销书作者为伍的性格。在书中,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“……像一本所谓的《上海宝贝》

的书,在中国似乎有些影响,但这类题材在美国有什么新鲜?记得那年有人请我跟这本书的作者一起去做个演讲,我觉得跟这样的人一起演讲真是看不起我自己。有一次在新泽西的作家协会主事者认为此人是个人物,告诉我,董先生,我们这次要请几位大作家去做个演讲,一位是你,一位是《上海宝贝》的作者。我说,你将我和那位作者放在一起我就不能去,怎么可以将我和她不伦不类地放在一起呢?此人回答因为你们两个都是读者感兴趣的大作家。我只好回答,或许读者对此有兴趣,但我却没有兴趣,这真是一个笑话。主持人以为请我是抬举我,真是莫名其妙。这类书我根本不看也不真瞧不起。”

不攀附祖宗、不炫耀自己与名人的关系、受到邀请时却不识抬举,让我们感觉这位老先生真是怪怪的。其实,这些都是他独特性格的表现,而这些表现,让我们看到了他本性中真诚的一面,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嶙峋的风骨。

大家风采



古代的翰林

王吴军

肃宗至德年间,当时,朝廷下了圣旨,命集贤学士进入皇官起草诏书,其工作的地方名为“翰林院”,在翰林院工作的人被称为“翰林学士”。

其实,当初设翰林的时候,皇帝的本意是便于自己搞文学艺术活动,因此,凡是擅长文学和艺术的人都是成为翰林的最佳人选。学士当然是擅长文学艺术的人,因此,学士当然要入选翰林,待诏于翰林院。后来,翰林越来越受到皇帝的重视,翰林得以为皇帝撰拟诏书,并参与国家政务,于是,翰林院就成了进入国家政务部门做要职的跳板。

不过,唐朝的翰林也有杂流。比如,天宝年间的嵩山道士吴筠、乾元年间的巫师韩颖、刘烜,以及贞元年间精于弈棋的王叔文、王伾,还有元和末年的方士柳泌、僧人士通等,也都成了待诏的翰林。书法家柳公权因为擅长写字也充任翰林待诏学士。唐顺宗时,工艺群官皆称翰林,翰林院里滥竿充数者大有人在,唐肃宗就下了圣旨罢免医工、相工、占星、射复冗食者四十二人,以此来精简机构,提高翰林的素质。

到了辽、宋的时候,翰林学士和翰林院仍然存在。不过,辽增加了翰林茶酒使,专门负责茶和酒方面的事务。宋朝的翰林学士还兼管服装、医学、天文等事情,《宋史》中就说,安忠掌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,韩显符懂得天文,皇帝命他做翰林天文,钱惟演工于书法,宋太宗命翰林书学贺正显到他家请他到翰林院工作。宋太宗雍熙四年,擅长医学的年轻人被任命为翰林学生,并设置了翰林医官院。宋神宗元丰四年,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。宋徽宗大观三年,朝廷下圣旨将医学并入太医局,书法并入翰林书局,绘画并入翰林画院。这时,宋朝的翰林依然沿袭唐朝的旧制,擅长杂艺的人都可以做翰林学士。

专门的文学之士进入翰林院做翰林,从明朝才开始。翰林院和翰林一直到清朝结束,才最终消失了。



《荷》辛昊天/摄

民勤蜜瓜 心中永远的甜

邸士智

一

谷雨过后,点瓜种豆。

谷雨一到,队里人忙起来。套上毛驴,带上老铧,男人们扶铧,年轻人牵牲口,在地上犁出1米间隔一条条沟槽,沟槽中间,就是瓜趟。老铧犁出的瓜沟不光滑,淌水不流畅,要用抱把一耙一耙拉整齐,拉成上大小小梯形。

瓜趟收拾好,接下来是洒水。不要浇得太大,七八成就行。水渗掉,不烂,地里可以进人,再用抱把把梯形上边瓜趟的位置,一耙一耙拉平,瓜籽就种在这个位置。

种瓜是个多人协作的活,一人拿铲子在瓜趟边上一铲一铲别缝,一人端盛瓜籽的碗跟在后面往缝里丢瓜籽,后面的人提着盛湿沙的筐子在别开的缝上按沙。

这是大集体时代生产队的种瓜。1000多米长的一档条田,男女老少齐上阵。有种瓜经验的老年人专门拿铲子,妇女们丢瓜籽按沙,一些男人们套皮车架子车去拿湿的沙。三四天时间,一档瓜地全部种完。人多了好干活,也能干完活,干不完不行,地一干,瓜籽不会发芽。一天下来腰痛得直不起来,心里却是高兴的。这一档地的瓜,是全队人的希望。想到再过两三个月可吃到甜甜的瓜,嘴里唾沫瞬间下来。

二

民勤地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之中,这两大沙漠是中国第四和第三大沙漠,民勤则是两大沙漠中间的一条楔形绿洲。

大自然是公允的,江南山清水秀,桃红柳绿。地处大西北的民勤没有红的花,缺少绿的草,却蕴生出一独特的温带大陆性沙漠气候。这里没有工业污染,生长的作物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,特别符合现代人的健康理

念。这里日照时间长,昼夜温差大,适合瓜类种植,种出的瓜糖分高,甜度大。甜到什么程度,说不上,反正就是甜,只要你吃过民勤的瓜,别的地方的瓜绝不会引起你的兴趣,用一句古诗词中的话,那就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

民勤人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恩赐,他们沿着上苍指出的路一路前行,不断探索瓜的种法。现在,犁地不再用毛驴和牛,机器一过,瓜沟光滑整齐,瓜趟平展展,铺膜、点种、压沙一次经过,一天时间结束全部过程。

大约三四年前,一种新的模式再次出现,清明过后的十多天开始进行日光温室育苗,用羊粪等加上现代科技腐化成有机质,一棵瓜苗一个穴窝,到立夏,瓜苗已是一拃多长,移到地里,两个多月,瓜即出地。

七月时节,各地商贾云集民勤。路上跑满大大小小车辆,各种腔调的语言充满大街小巷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兴奋的表情,民勤本地人是瓜卖到一个好价钱,一年的辛苦没有白搭;外地客商是又一次吃到民勤甜甜的蜜瓜,这一次民勤之行足够让他们赚得盆钵外溢。

三

大概容易的事情结果不是太好,美妙的展示,其过程往往漫长而艰辛。民勤蜜瓜充分说明这一点。

都说种瓜力量大,其实不是这样,像瓜,种子的力量很小很小,连上面的沙盖都顶不破,不及时取掉盖,瓜茎会折断,这墩瓜完了。

下种后的五六天,庄户人每天要在瓜趟上走上三回八趟,看到哪墩顶起盖,蹲下捏碎盖,再把捏碎的沙土覆在上面。出苗后,先是两片嫩嫩的叶子,这是窠叶。接下来,一排、二排、三排、四排、五排叶子陆续长出,每排叶子

临近退休的人,总爱谈论退休后干什么的问题。有人总对我说,你退休之后有事可干,你有写不完的文章啊。就算你不写文章,你还有绘画的特长,可以重拾画笔啊!我笑了笑:想归想,就怕到时身体不济,力不从心,也许需要另外寻求人生出口呢。出口是什么?这倒成了在我心中搁置已久的问题。

到体检中心体检,在彩超室,一位年长的女医生给我作检查。也许是因为年龄相差不太大的缘故,她不知怎的就跟我说了她的旧时光。她说总记得自己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那会儿,羡慕别人退休之后不做事还有工资可拿。她顿了顿,感叹地说,现在想想,那时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啊,退休了有什么好?退休了意味着人老了呀。我说,你还好呀,有医学特长,退休后被返聘,依然实现人生价值,有什么不好?她还是说,不好,这种所谓的价值已没有年轻时追梦的那种心境了。我默然。也许,退休之后,是该换一种活法?

追梦,是芸芸众生都曾有过的心境。换一种活法也许就跟一个人一生追逐的梦想有关了。六十岁以后究竟有没有人生梦想?或者说,有没有人生理想?毋庸置疑,对大多从工作岗位上下走下来的人而言,可以肯定地说,依然是有的。

追梦,是绕不开学习的;学习,是绕不开校园的。恍然间,我似乎找到了退休后的人生出口:六十岁后即使不能上清华北大,也要重返校园,重整旗鼓,重新来过。都说“老小老小”,小,还有成长的空间啊。所以,无论生命短长,我都会把六十岁当成生命的另一个开端,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,活出个性,活出自我,活出一番新天地,让长长短短的人生时光变得充实而有趣。事实上,这种状况在我身边不乏其例。

我有一位长我几岁的朋友,在职时,从事文化工作,是单位的头,也被知道他的人称为“全才作家”。首先他是名副其实的作家,出版过诗集、散文集、小小小说、长篇小说,可谓著作等身。除此之外,他还挤出时间搞音乐创作、绘画创作、摄影创作、广播剧创作、影视脚本创作,而且,每一项创作都搞得像模像样,令人叹服。应该说,有他这样成就的人,当是底气十足,也很知足的。可教人意想不到的是,他退休没几天,就自费进入了省艺术院国画班研修学习,同时还报了乐器班,吹葫芦丝,吹长笛,吹箫……将自己置于充盈而快乐的忙碌之中,不断地超越自己。

六十岁以后的人生

程应峰

有一次遇见他,他说起他如何观察山水树木,如何沉醉于素描写生,如何乐在其中地摆弄各种乐器,说得眉飞色舞,神采飞扬。言谈中,我分明看见属于他的快乐,在眉眼之间气象万千地流转雀跃。

正因为沉浸于心之所爱,他才在退休之后事事时时处处显得精力旺盛,才气充盈,想象丰厚。他更像一个在时光河道里悠游的玩童,不时拾起一颗石子抛入河水中,弄出一声引人注目的亮响。因为生有所寄,心有所依,就算是退休了,他依然一声接一声地闹出大大小小的动静。在旁人眼里,他的艺术之路究竟能走多远,似乎是个难以揣测的谜。他退休后的时光,成了人生旅途上最惬意的时光;退休后的生活,除了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意义,还颇有点可资玩味的意思。

现如今,更多的退休老人上着老年大学,或载歌载舞,或下棋茗茶,或听曲评弹,或吟诗作画……负累没了,心态好了,生活也就变得更加滋润,更有兴味了。有一句话说:“高官不如高薪,高薪不如高寿,高寿不如高兴。”高兴的根基是什么?很简单,就是有所学,有所乐,而后有所为,有所成。

六十岁以后的人生,自由自在,我心逍遥,可以去一切想去的地方,做一切想做未做的事情,买一切想买的东西,见一切想见的人,学一切想学的东西。可以再追学子梦,重拾旧时光。六十岁,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,一个新的高度,一个新的轮回。